

# 大河村遗址公园景观 的史前遗址展示和内涵阐释

毛华松 彭浪 沙田

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在增强文化自信与推动社会文化繁荣兴盛上具有重要意义。大遗址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工作为国家所高度重视,“大遗址保护”持续列入国家“十一五(2006~2010年)”“十二五(2011~2015年)”和“十三五(2016~2020年)”专项规划,截至目前为止,已启动全国范围内150处重要大遗址的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新建成10~20个专门的考古工作基地(站)、20~30个遗址博物馆、10~15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8~10处大遗址保护片区,形成一批大遗址保护的理论和科技成果等基本指标。

“公众参与、全民保护”作为当下保护遗址与传承文化的重要途径,已受到学者广泛认可与实践,而遗址展示与阐释作为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价值理解的重要媒介,不仅是对遗址保护的进一步发展,更是体现史前遗址丰富价值内涵的重要途径。当下关于遗址的展示与内涵阐释研究主要分为对考古遗址展示必要性和相关利益者之间的探讨、对展示理念和方式分类的认识、对某类考古遗址展示方式的研究、对个案考古遗址展示的研究等4个方面,至于遗址展示规划中的普适性经验总结不足,有待进一步系统研究遗址展示阐释的主体和多途径方法。

史前遗址作为大遗址中的一种特殊类型, 因其在历史、科学、艺术等方面具有重大价值也得到相当的重视。但目前大多数的重心在于研究其保护的原则、方式、技术和措施等方面, 对于史前遗址的价值展示、内涵阐释等方面工作薄弱, 因而导致史前遗址公园建设中遗址自身文化底蕴脱节、文脉延续弱、内涵阐释失误等问题, 甚至有的展示方式对遗址本体存在破坏。故此, 如何基于史前遗址的保护与展示相协调, 探索史前遗址价值的科学性展示与阐释方式, 加强社会对史前遗址认知是当下遗址展示方面研究的重要内容, 本文将结合大河村遗址公园规划实践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图片说明

1. 总平面图
2. 遗址现状



## 史前遗址概况

当前的考古研究中,关于“史前”的具体时间阶段并没有统一结论。在国外考古学领域,罗伯特·沙雷尔等人认为缺乏文字记录时代的阶段为史前考古阶段,而有文献记载的即为历史考古阶段。《考古学通论》中则指出“考古学根据生产工具的变革将人类古代社会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石器时期也被称为史前时代,包括旧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综合而言,史前时代属于无文字记载的石器时代,史前遗址蕴含着史前文明的重要信息,具有极高的展示价值与深厚的文化内涵。

## 史前遗址展示与内涵阐释的困境

### 遗址本体脆弱, 保护困难

史前遗址本体通常以土为主, 间或有石、陶或木制构件。物理化学性质上, 因为成分复杂和结构疏松, 具有暴露表面积大, 吸附能力强的特点; 水理性质上, 具有易崩解的特点, 属于极易受外界环境影响、结构稳定性较差的复合体。大河村遗址属于保护困难的夯土、平面型的史前聚落遗址, 在经历自然条件的长时间作用下, 其原有结构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受到巨大的影响, 加之人类活动(如耕种、修路、房屋建设等)的冲击, 遗址的风貌与本体更是破碎不堪, 其保护与展示更具挑战性。

### 遗址景观性弱, 缺乏吸引力

史前遗址大都深埋于地下，经过考古的持续发掘，最终得以呈现。其本体通常由夯土、石头等材质组成，结构也趋于平淡，出土物也多为陶器与石器，与其他历史时期的青铜重器、精美玉器相比，在景观性上大打折扣，加之年代久远，遗址均存在破损严重，结构完整性差，可观赏度进一步降低。

### 史前信息解读困难, 社会认知度低

史前时代属于非文字记录时代，在信息的传递上除了具有少量的图案符号以外，再没有其他文字记载。因此史前信息的获取需进一步来自对遗址本体结构的解读以及器具功能的破译，这对于普通的游客甚至是史前文明爱好者来说，具有较高的难度。基于信息解读困难、社会认知弱等特点，直接导致当下已经开放展示的史前遗址人烟稀少。

### 发掘滞后,阻碍展示

史前遗址一般规模较大、分量厚重, 遗址全貌很难在短时间内被彻底揭示出来, 很多遗址虽经过多次发掘, 但揭示出的也只是冰山一角。如太河村遗址发掘



工作截至目前,已发掘面积为7 000m<sup>2</sup>,但只占遗址总面积的1.75%。遗址的未发掘地块下还可能大量文物,地表的建设活动将受到非常大的限制,遗址展示工作阻碍重重。

### 遗址展示规划设计原则

2008 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ICOMOS) 在加拿大通过了《文化遗产展示与阐释宪章》, 其中对文化遗产的解释和展示提出了公众参与文化保护、注重遗产价值宣传、遗产保护的可持续性、尊重遗产真实性、促进文化遗产阐释的广泛性等指导意见。基于史前遗址在文化遗产范畴中的特殊性, 关于遗址的展示与阐释工作, 本文共归纳出四大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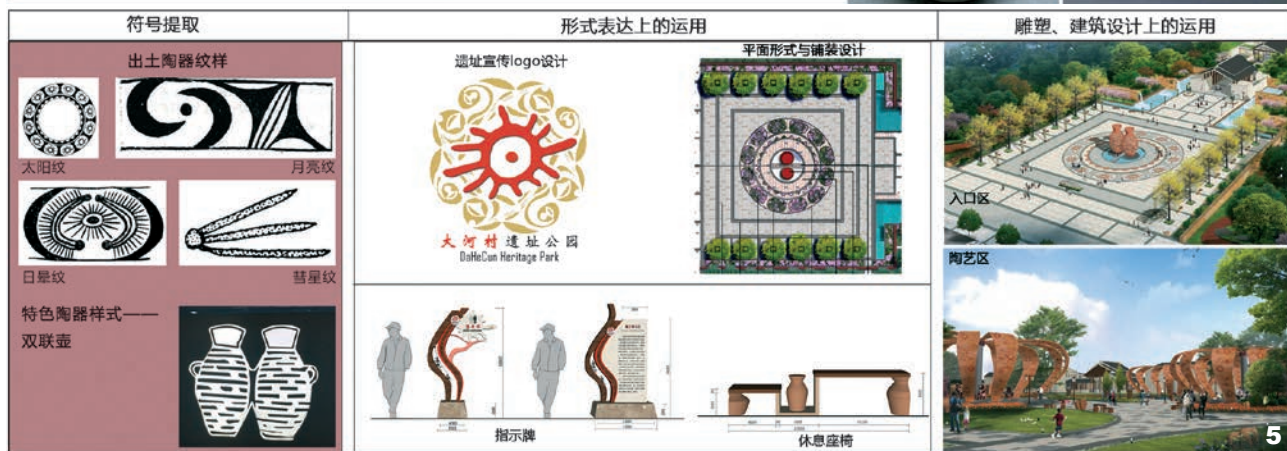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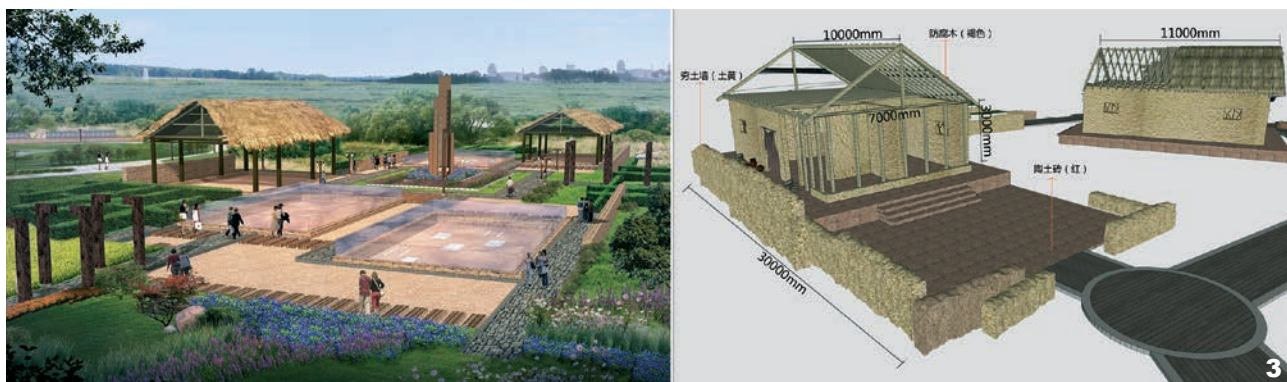
## 保护性原则

史前遗址作为考古遗址,是具有使用价值的文化  
遗产资源,应当得到合理利用,向公众展示,以促进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无论何时,史前遗址的展示都  
应该以保护遗址为前提,以保护文物安全为行为准则。  
史前遗址本体是信息价值的载体,但其结构具有相当  
的脆弱性,且不可再生,因此无论何种具有破坏遗址  
的行为都应该避免,相较于遗址的展示,遗址的保护  
更为重要。

## 完整性原则

史前遗址本就存在解读信息困难、认知度低等问题,在遗址的展示上则更需要保证其完整性,以确保游客对遗址信息的全面获取。遗址展示的完整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保证遗址本体全貌的完整性,即





尽可能展示遗址全貌，避免破碎、孤立、局部等问题；  
 其二是保证遗址信息展示的完整性，即在展示的过程中除了对遗址本体的信息表达外，还应该尽可能通过技术手段去还原一些生活场景、行为活动等方面信息，确保人们对史前历史的全面认知。

### 真实性原则

所谓的真实性原则就是遗址保护与展示过程中要确保其准确性和可靠性，确保遗址是非仿造和非复制状态。展示与阐释必须尊重《奈良真实性文件》（1994年）关于原真性的基本准则，既关注遗产地的社会族群，也关注实物遗存。设计解读项目应尊重遗产地的传统社会功能，以及当地社区（居民）的文化实践和尊严，不能消解其文化价值或变更其文化结构。遗址的真实性展示与阐释需要把握两点，其一是尽可能

保存遗址原貌，让遗址呈现最原始且真实的信息；  
 其二是在遗址的拓展展示方式（如电脑场景模拟、史前信息解说等）中，必须经过专家的反复研究论证，避免信息解读不准确、传递误差等问题。

### 可逆性原则

遗址的发掘通常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考古技术不断创新的过程。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推进，对遗址的认知水平、保护手段等都会得到很大提升，因此其展示方式要不断更新，其中包括展示内容与展示形式。为保证遗址展示的有机更新，其展示工作遵循可逆性原则尤为重要。可逆性原则主要是针对遗址展示中的技术与材料提出的，对其要求是可逆的，以此有助于在遗址展示过程中，遇到更适合遗址展示的材料、技术，方便加以更新替换。

图 3 墓葬遗迹与木骨整塑陶房复原展示图

4. 出土文物与符号

5. 符号提取与应用

6. 原状展示列表

展示类型	具体方式	剖面示意图	展示说明	遗址特点	类似案例
原状展示	原状露天展示		保持遗址原状，露天展示，不做任何遮蔽保护	遗址抗风雨能力强，石质结构居多	水洞沟遗址
	室内覆盖展示		为保护遗址免受风雨侵蚀，修建建筑体进行保护，再加以展示，在温度、湿度上均有一定要求	遗址脆弱，抗风雨能力极差，但展示价值高	半坡遗址
	室外覆盖展示		保护遗址免受风雨侵蚀，用玻璃罩住遗址本体，游客可透过玻璃看到遗址原状	遗址较脆弱，抗风雨能力弱，具有一定展示价值	殷墟遗址
复原展示	模拟复原遗址		对遗址本体进行模拟复原，原位展示	遗址极其脆弱或遗址本体不完整，但具有较高的展示价值	半坡遗址
标识展示	标识遗址		对遗址进行回填，用石头、植物等方式对遗址位置、结构进行标记	遗址脆弱，展示价值不高	回龙仓遗址
陈列展示	展览馆内陈列		将出土遗址转移至陈列馆展示	展示价值极高，通常为出土器具等小型文物	半坡遗址

6

### 大河村史前遗址展示的景观途径

大河村遗址位于郑州市的东北郊，1972~2015年，历时43年，先后进行了25次发掘，发掘面积7 000多m<sup>2</sup>，占遗址总面积的1.75%。遗址平面呈椭圆形，南北长700 m，东西宽约600 m，面积约40 hm<sup>2</sup>，有一条西南往东北流向的古河道从遗址的中部穿过，将遗址分为东、西两部分。遗址出土房基50余座、窑穴（坑）近400座，成人墓葬186座，瓮棺葬171座，壕沟2条，出土陶、石、骨、蚌、角、玉质地等文物3 500余件，各类标本2万余件。大河村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无论是其规模、完整性、信息量在史前遗址中都堪称优者。

### 遗址展示的景观途径策略

#### 采用立足遗址本体保护的展示方式

无论哪种遗址的展示方式，都应该立足于对遗址的保护之上。依托于遗址本体的脆弱性、展示价值等多因素分析，遗址的展示类型主要分为原状展示、复原展示、标识展示、陈列展示4种。

##### (1) 现状保留，原状展示

直接向游客展示遗址的原状可直观反应遗址本源信息，这是遗址展示的核心。原状展示可分为露天原状展示和覆盖原状展示两种，其展示差异跟遗址本体的脆弱性有直接关系，一般情况石质结构且不易受天气破坏的遗址多采用露天直接展示，然而中国的大多数遗址都较为脆弱，通常采用覆盖原状展示。覆盖展

示又分为两种，其一是修建较大的保护建筑体，游客在建筑体内参观，另一种是直接就地用透明玻璃罩住遗址，游客透过玻璃观看遗址原状。

##### (2) 地表模拟，复原展示

针对遗址本体极其脆弱或已损坏但展示价值却较高的情况，通常在原位地表采用模拟复原的方式对遗址进行展示。在大河村遗址的规划中，墓葬展示区就采用了模拟复原展示方式，以大河村墓葬形制、方位为原型，还原土坑葬和瓮棺葬的基本格局，展示原型文化、体验生死轮回。除了墓葬区以外，木骨整塑陶房等有展示价值的点也采用了复原展示。遗址的模拟复原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对原状遗址的破坏，并对遗址的结构、空间进行充分表达，使游客身临其境感受穿越时空的魅力。

##### (3) 覆土回填，标识展示

标识展示是利用放石头、立木桩、种植物等方式标识遗址的位置、形式、范围、结构的一种展示方式，与地表模拟类似，但表达形式更为简单，属于“间接再现”范畴。标识展示通常针对于遗址本体比较脆弱而采用回填的方式来保护的遗址，其展示价值相对较小，而通过标识展示可达到半诠释复原的效果。

##### (4) 建设展馆，陈列展示

史前遗址通常会出土大量陶器、骨器等陪葬与生活用品，类型包括生产工具、宗教器具、装饰品等，因其反映当时的生产生活水平、社会文化而具有极高价



值,一般在出土后都会移至展览馆或博物馆中进行陈列展示,在保护文物的前提下向游客提供参观学习场所。

### 组织阐释遗址价值内涵的体验活动

对大众来说,单纯参观遗址本体的方式是较为枯燥的,组织可身临其境的体验活动是阐释文化内涵的重要途径。

#### (1) 参与式活动

遗址的核心价值在于承载了史前文明的生活、生产、文化等信息。模拟史前居民的生活生产模式,组织游客参与式活动,不仅可满足不同层次、兴趣游客的消费需求,还可拉近游客与史前生活的距离。大河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彩陶,模拟原始制陶工艺搭建陶艺工坊,可使游人直接参与到陶器的烧制过程中,既能使游客直观且深刻地感知仰韶文化出土文物的灿烂文化,同时增强了公众的参与热情,有利于公众参与考古活动,实现历史文化的广泛科普。

#### (2) 舞台艺术表演活动

舞台艺术表演、情景剧再现是当下人们接受历史文化内涵信息中比较流行的方式。大河村遗址规划中,位于天文崇拜信仰区的中心广场和旁边的次舞台,承载着大河村遗址公园的全部舞台表演活动。表演舞台可演绎关于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先民的日常生活,通过演员的表演加之多媒体的影音效果,将史前文化的悠长画卷呈现在观众面前,娓娓叙述那段充满神秘的历史,给游客带来全方位的视听享受,并能从这类表演活动中慢慢感知大河村遗址的文化内涵,进而达到阐释史前文化的目的。

### 再现遗址历史情景

历史经历岁月的洗礼,物是人非。史前遗址虽经过发掘与部分修复,但曾经热闹的生活场景早已不复,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只有残垣遗迹,而透过遗迹所展示出来的生活信息有限且难以解读。依托专家对遗址生活环境、生活情态、人文活动场景的推断,采用复原再现的方式用景观手段构建历史生活情景,游客能直观地感受到史前人们在自然界的的生活行为。

大河村遗址公园根据大河村的考古挖掘成果,利用古河道构建旱溪景观,恢复古河道历史背景环境肌理。古河道恢复采取高低不同的两条旱溪设置形式,以农耕渔猎的情景雕塑复原先民生活场景,使游客亲身

领略浓厚的原始文化风情。

### 构建隐喻文化符号体系

文化符号是阐释遗址信息的重要依托。大河村遗址曾多次出土绘有天文星象图案的彩陶片,其中有太阳纹、月亮纹、日晕纹、彗星纹、星座纹等多种图案。基于对文化符号的解读,以景观的方式再表达,不仅增加了遗址展示的趣味性,还具有阐释遗址内涵的重要作用。大河村遗址公园规划中,提取出土的天文图案、植物图案、几何图形等符号,在宣传Logo、地面铺装、指示牌、小品雕塑、展示建筑等景观营建上表达,以实景的方式展示遗址文化内涵。

### 完善遗址辅助展示体系

#### (1) 导视系统

建构科学、完善的导视系统是让游客更易读懂遗址信息与内涵的重要辅助工作。导视系统的主要功能就是引导游客的游览活动,同时向游客介绍遗址的文化特点和考古挖掘成果。大河村遗址公园的导视系统可分为指示标识和信息解说两部分,指示标识包括导游全景图、景点指示牌、道路导向牌、道路指示牌和警示牌等;信息解说则主要是对遗址详细信息并以信息牌的形式展示。

#### (2) 数字化技术

随着科技的发展,计算机虚拟技术在遗址辅助展示上具有越来越多的应用,通过视频、声音、灯光、图片、全息投影等方式来弥补传统展示缺陷。当下VR技术的高速发展,使游客更能身临其境感受史前文明场景,也进一步加强了史前遗址展示的生动性。

### 结语

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持续开展,遗址价值的展示与阐释研究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史前遗址的价值内涵丰富,但本体脆弱、吸引力弱、信息解读难等特点使这一类型遗址的价值展示与阐释方式还处于探索阶段。本文以大河村遗址公园为研究案例,针对其史前遗址的价值内涵,提出史前遗址的展示方法与阐释活动的景观策略,为史前遗址的展示与阐释提供设计思路。但史前遗址有诸多未知因素和庞大的隐藏信息,随着对遗址的深入认知和考古技术的不断更新,遗址的展示与内涵阐释研究也需要不断的调整、完善、充实。■

毛华松

1976年生/男/浙江诸暨人/博士/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重庆 400044)